


# 如果 会 说 谎 记 忆



当你凝视深渊时  
深渊也在凝视你

米可

著



果  
说  
谎  
记  
忆

米可  
—  
著

© 米可 2022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如果记忆会说谎 / 米可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  
司, 2022. 1  
ISBN 978-7-5470-5616-5

I. ①如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21 ) 第012981号

出品人: 王维良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 集团 ) 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( 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 )

印刷者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9

出版时间: 2022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鸿艳

责任校对: 高辉

封面设计: 仙境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ISBN 978-7-5470-5616-5

定价: 39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传真: 024-23284448

---

常年法律顾问: 王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 联系电话: 024-31255233

# 目 录

- 一、毒泉的末路 / 1
- 二、死亡的魔咒 / 11
- 三、西北的噩耗 / 18
- 四、墓园的幽灵 / 26
- 五、有罪的供述 / 33
- 六、双重交易 / 42
- 七、逃亡的父亲 / 51
- 八、黄雀杀手 / 60
- 九、猫鼠游戏 / 69
- 十、战友反目 / 76
- 十一、杀手的突袭 / 85
- 十二、夜访的黑客 / 94
- 十三、书院的厮杀 / 101
- 十四、父亲的回忆 / 109
- 十五、杀手的身份 / 118
- 十六、土拨鼠的秘密 / 125

十七、催眠疗法（上） / 134

十八、温柔的陷阱 / 143

十九、我在看着你 / 151

二十、催眠疗法（中） / 160

二十一、拯救线人 / 170

二十二、崩溃边缘 / 177

二十三、突击！突击！ / 186

二十四、催眠疗法（下） / 193

二十五、按图索骥 / 203

二十六、密林杀戮 / 211

二十七、机密档案（上） / 218

二十八、机密档案（下） / 229

二十九、邪恶搭档 / 236

三十、老警之死 / 244

三十一、艰难抉择 / 251

三十二、傀儡人生 / 259

三十三、逃亡之路 / 266

三十四、尘埃落定 / 273

## 一、毒泉的末路

暮色苍茫，天地皇皇。莫名的一阵风起，数以兆计的灰尘从千年古砖瓦缝隙中飞扬到半空，却囿于城墙与街巷，不曾飞离这座西南边陲的平远古城，飞到那广袤的山林里。于是，人们便在一片灰暗的颜色里，离开、到达，或经年忍耐。

陆冰心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问身边的郝义军：“头儿，还要等多久？”

郝义军蜷缩在大衣内，目光却直视前方：“要有耐心。”

陆冰心扭头望向车外，那是一辆钨金色的丰田霸道，大毒贩鬼头的专属座驾。

里面会有人吗？里面的人会像他们一样死守一整个下午吗？车手难道不会吃撑了，放个屁，不得不摇下车窗散散味吗？在无线电对讲机的静默中，陆冰心的思绪开始往远处飘。

高速路口的广告灯箱亮了，车内无线电也响了，是缉毒队的组长梁川，他带着手下跟着目标鬼头从境外一直到境内。

“目标在一辆红色的长途大巴上，车牌尾号 299，即将下高速。”

“收到！”郝义军回复。

“内地的弟兄提前动手了，买家已经落网，有一个持枪拒捕被打死了，动静有点儿大，鬼头应该收到消息了。”

“明白，我们跟紧了就是。”郝义军回复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你们先休息吧。”郝义军松开通话键，无线电重归静默。

陆冰心又看向那辆霸道，隐约看到一个烟头在车内忽明忽灭。陆冰心在心里乐了：借了高利贷进了这么一大批货，结果买家没了，那不得郁闷死！陆冰心嘿嘿一笑。郝义军侧头过来，毫无表情，大概早已对陆冰心的神经质习以为常。

就在此时，一辆红色大巴通过收费站，向霸道驶去，还未停稳，前门打开，一个旅行包被人扔出，落在了同样打开后座窗户的霸道座椅上。随即红色大巴加速驶离，霸道也关上车窗，掉头向匝道驶去。

郝义军用车载电台呼叫：“龚建、聂风远，目标即将驶出匝道，你们先跟上去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等霸道走远了，郝义军才启动车子，压缩机挤出一阵暖风，陆冰心打了个哆嗦：“我都冻僵了。”

郝义军兀自感慨：“没想到今年平远城这么冷。”

“有人说是厄尔尼诺现象，有人说是小冰期，反正今年冬天对瘦子不友善。”陆冰心说着，拍了拍郝义军的肚皮，露出狡黠的笑。

郝义军冷峻了一天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他从后座拽过自己的警服大衣，扔在陆冰心的身上，说：“小子，先睡会儿，

这一夜长着呢。”

空调送来的暖风在车窗上催生出一层细密的水珠，窗外的霓虹灯慢慢融化成一片迷蒙，陆冰心也慢慢睡着了。

两年责任区刑警队的工作，外加一年重案组的经历，不仅让陆冰心的警衔上多了一个豆，更让他和其他老警探一样养成了随时随地可以入睡的习惯。当然比起师兄龚建和聂风远那能掀房顶的鼾声，陆冰心打起呼来顶多像是在唱小夜曲。

呼噜了不知多久，陆冰心感受到车子熄火了。他睁开眼，看到加油站的广告牌，车子面板上显示着凌晨2点32分。郝义军正在加油，陆冰心从车上下来，伸了个懒腰：“一箱油都跑没了？”

郝义军笑着耸耸肩。

“师父，下半夜我来开吧，您老人家歇会儿。”

“好，到前面路口，换你来跟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那辆霸道从城市快速路出口疾驰而出，陆冰心启动车子跟了上去。后视镜里，龚建和聂风远驾驶的帕萨特慢慢停了下来。为了避免暴露，陆冰心没有跟得太紧。好在路面上的车辆零零散散还有些，不至于让他的车太过显眼。

此外，陆冰心还有一个秘密武器——他已经接通了城市智能交通布控系统。鬼头的霸道车每过一个交通卡口，都会在陆冰心的手机上留下轨迹。

因此，当鬼头驶向龙隐山口时，陆冰心便暂时放弃了跟踪，他知道还有几只天眼正在盯着鬼头。鬼头没有在山区停

车，当他驶出另一处山口时，龚建和聂风远的帕萨特已等候多时。

“看来鬼头还是要往古城方向去。”陆冰心喃喃道。他瞟向郝义军，师父的眼睛半合着，或许是睡了，或许没有，反正他是属猫头鹰的。

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时辰，霸道开进了一家加油站，停了下来。陆冰心驾车驶过，郝义军指了指前方连续急弯标识，陆冰心心领神会。车子进弯，加油站点没入大山另一边，陆冰心熄灯熄火。

两人下车，蹲进路边的灌木丛。陆冰心取出长焦单反相机：八百米外，霸道停在那里，大灯亮着，像是一只警醒的狮子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司机下车。终于看到真身了，陆冰心内心感慨，连接快门，将司机的脸定格。照片随即通过蓝牙传到手机，又发到指挥中心后台进行面部识别。一分钟后，比对结果反馈回来：就是鬼头！

鬼头丝毫没有睡觉的意思，他只是静静地面对漆黑的世界，向东、向南、向西、向北，兀自凝望。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杀机。

陆冰心收回相机，注意到草木叶上已经染上了白霜。陆冰心说：“师父，你回车上睡会儿，外面冷。”

郝义军说：“天就要亮了，我就多陪你会儿。”

“你这个老头对我还真是不放心啊！”陆冰心轻拍这位亦师亦父的老刑警的肩膀，两人无声地相视一笑。

果然，不到半小时，东方便已经泛起了白光。

鬼头拧灭了香烟，驾驶霸道驶离加油站。郝义军和陆冰心吸溜着鼻涕又跟了上去。经过一夜的兜圈子，鬼头大概放下心来，他将车子驶进毗邻平远古城西城墙外的一片棚户区。拎着那个旅游包钻进了小路纵横交错的巷子，龚建和聂风远守在巷口，郝义军和陆冰心则攀上一个澡堂的房顶，用望远镜盯着鬼头的行踪。

鬼头进了一间平房，前门邻街，背靠铁道，独门独户，看不见里面有何动静。陆冰心放飞一架小型无人机，悄然靠近，镜头对准房内，画面实时传输到陆冰心的手机上：鬼头正对买来的冰毒进行分拣，重新打包成二十个小包。

“看来他是要拆零包卖了。”郝义军低声道。

“原来的买家被抓了，他必须尽快把货出手，否则高利贷的利息会把他压得喘不过气。”陆冰心补充道。

郝义军扭头看向陆冰心：“但这样他的风险就会成倍增加。”

“我们的机遇也会成倍增加。”

郝义军深深看了陆冰心一眼：“可能没那么简单。”

无人机镜头里，一个瘦猴般的男人进入房间，交给鬼头一沓钱，领走了其中一包。

“固定视频证据，传输给缉毒组的梁川。”郝义军说。

陆冰心点点头，保存了该段视频。

“接着等。”郝义军说。

整个上午，这间平房门庭若市，先后有十七个人到鬼头所在的平房各买走一包一百克的冰毒，总共就是一点七公斤，从数量上看，判刑至少也得十五年起步。第十八个人进门那一刻，指挥中心下达收网指令，施军带领的狼牙特警队配合梁川

带领的二哈缉毒组，对先后来买毒品的人同时动手，抓获信息在电台中频繁传出，郝义军也带着蚂蟥重案组向平房靠近，准备对鬼头实施抓捕。

就在此刻，对讲机中有警员报告：“缴获的不是冰毒，是废报纸。”

“什么?!”梁川在无线电中吼道。

郝义军对准鬼头所在平房木门的枪口也微微垂下。

平房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个男人从里面冲出，是来买毒品的马仔。众人一惊，龚建和聂风远随即紧追上去。陆冰心则冲进屋内，见鬼头将旅行包扔出后窗，跳到铁轨上。陆冰心也跟着飞身跳出，两人沿着生锈的铁轨开始狂奔。

陆冰心吼道：“再跑就开枪了!”

鬼头没有理会。

陆冰心掏出枪，鬼头正经过一个道岔，将一个骑三轮的老头连人带车掀翻。陆冰心没有理会，跟在后面的郝义军扶起老人，绕到一边。

脚下的枕木开始震颤，空气中回荡起轰鸣，火车巨大的躯壳正与他们相向而行，将前路所有的一切碾轧在轮下。

鬼头突然停下，他从旅行包内取出两公斤还未开封的毒品，放在铁轨上，自己则闪身跳到一侧的水沟里。火车越来越近，最重要的证据即将灰飞烟灭。陆冰心迎着火车头冲了过去。

时间在他的大脑皮层产生了折叠、缠绕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在一线生机下拯救那两包关键证物。抑或是，他和毒品一道葬身。恍惚间，一个身影横着飞过。

那个人将两包毒品开大脚般踢飞，整个人也跌进一侧水沟里。陆冰心立即将身子歪向一边，火车擦着他的衣服呼啸而过。他爬起身，一节节货运车皮在眼前飞速驶过，织出一道铁幕。

透过那道铁幕，陆冰心看到郝义军和鬼头正在进行泥浆大作战，而狼牙特警队的弟兄们正快速围捕过来。

“警官，我犯了什么罪，你要把我铐起来？”

审讯室内，鬼头习惯性地摆出一脸无辜。

“你在平房里都干了什么？”龚建贴着鬼头的脸逼问。

“我给小弟们发点儿报纸，生活这么苦，但是得给大家希望，让大家了解一下国家大事。很好玩，不是吗？”鬼头戏谑道。

“旅行包里那两包冰毒呢？”

“那可不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？”鬼头也正色道。

聂风远走到审讯椅前，冷冷地俯视：“鬼头，你应该听过零口供这个说法。”

鬼头没有吱声。

“你的指纹留在了那两包毒品上。”

鬼头沉默一秒钟，然后抬起头，嘴角居然扯出了个笑容：“你们不就是想定我贩毒吗？可那包毒品我一克也没卖，老子我就想吸他个昏天黑地，哈哈，你们的愿望是不是落空了啊？”

“他大爷的！”陆冰心攥紧了拳头，砸在审讯室视频监控器的控制台上。

“很可惜，他说得对。”郝义军对着监控屏幕说。

“师父，果然如你所说，没这么简单。”

“他可是贩了十几年的毒了，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”郝义军说。

陆冰心松开拳头，兀自发了会儿呆，突然又乐了：“据说他为了买毒品，借了五十万的高利贷。这下货没了，我们收拾不了他，有人能收拾他。”

郝义军斜眼朝陆冰心看过来，没有说话。他或许想到了陆冰心儿时混迹街头的样子，又或许想到了他曾经的搭档，陆冰心的父亲陆平乡发展线人的样子。

郝义军摇了摇头，对着监控台的话筒说：“办刑事拘留手续吧，以非法持有毒品的罪名。”

蚂蟥重案组以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刑事拘留了鬼头，将他送往看守所关押。可到了看守所，又在入所体检中查出鬼头体内藏了五个用胶带缠好的大头针，以及一个塑料打火机。这些都是鬼头历年间吞进肚子里以逃避法律制裁的。看守所怕鬼头会出生命危险，不愿意收监。陆冰心一行又给鬼头办理了监视居住的手续，令其在平远城内的老房子里等待下一步的诉讼。

忙完一切，已是午夜。陆冰心将案卷移交梁川的二哈缉毒组——这个案件也就和重案组没了关系。大家有些沉默，显然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行动。郝义军请大家吃夜宵，他亲自开车，一个急刹，把车停在平远古城小吃街口的一家大排档。

“走，下车，喝酒去！”郝义军说。

龚建和聂风远从后座下来，开始招呼老板娘，陆冰心在副

驾驶位上没动。郝义军拍了拍陆冰心的肩膀：“怎么，没心情？”

陆冰心嘟囔道：“都怪我，太嫩，急吼吼地要往上冲。”

“至少我们阻止了两公斤毒品流入社会，这可是善莫大焉。”

陆冰心说：“我可不想当一个善人，我想当一个恶人，那种把坏蛋生吞活剥的坏人。”

郝义军拨弄了下陆冰心鸡窝头，说：“走吧，给我送个行。”

“你要走？”

“我的公休报告都打了，我本来就打算这个案件办完后到西北玩几天。”郝义军说。

陆冰心语气调侃：“你这个老头都快退休了，还不坚持一下？”

“老家伙得给你们年轻人让位啊。”

陆冰心和郝义军一起坐到饭桌前。龚建已经在洗牌，饭前打牌是蚂蟥重案组的老规矩。

大风吹了一天，灰霾早已不见踪影，只剩下头上的月朗星稀，平安祥和，一如这温柔的夜色。

翌日，重污染天气正面冲撞平远古城。为了抓鬼头熬了两天一夜，又是一夜和同事们的宿醉，并不构成陆冰心蜷缩睡懒觉的理由。天刚擦亮，他便换上跑鞋，绕着古城墙根护城河边的步道晨跑，唯一和平日里不同的，便是多戴了个口罩。这个口罩将他与世界隔绝开，让他更能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。

自从父亲和母亲相继离开他的世界，陆冰心便多了许多副面孔。

儿时混迹街头时，他既要对整个世界龇起獠牙，又要对强权露出谄笑，即便如此，他还经常是鼻青眼肿；后来因为他干

坏事捣乱，郝义军一次次把他抓到公安局，给他饭吃，带他洗澡、买新衣服，他的面孔是悲伤下的不屑；再后来上了警校，在忠诚与荣誉的引领下，关于父母，关于街头的那段历史虽被他抛在脑后，却一次次有意无意地作为黑历史被他人提起，他又摆出儿时那副凶狠与嘲弄的面孔。慢慢地，他觉得当屌丝挺好，屌丝不会糟到哪里去，没准还能逆袭呢！

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屌丝心态，郝义军才把陆冰心从辖区的责任区刑警队调到重案组。他需要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

平远古城呈正方形，每条边各四公里。陆冰心绕着古城跑了一圈，登上箭楼，远眺城外。血色朝阳依然在重霾中挣扎，出城的车辆渐行渐远，也慢慢消失在灰霾中，唯有路口的警务站闪烁着蓝红警灯，仿佛在提示着市民：我没有被淹没。陆冰心心中笼罩着不安的预感。

电话响了，是郝义军：“你到殡仪馆来一下。”

## 二、死亡的魔咒

待陆冰心赶到殡仪馆，郝义军和法医老白正从停尸房内出来。老白看到陆冰心皱了皱眉头，他这几年没少被这个小子纠缠。老白转身离开，郝义军说：“里面躺着鬼头。”

陆冰心心中惊诧，脸上却是一笑：“报应来得这么快。”

“老白刚做过尸检，初步判定是吸毒过量引起的心脏骤停。现场勘察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，到处都是冰毒，还有海洛因。”

“够嗨的啊。”陆冰心感慨道，“从哪儿来的毒品？”

郝义军摇摇头：“缉毒组梁川那儿在查。”

“师父，那你让我过来做什么？”陆冰心眨了眨眼，这是战友间才有的眼神交流。

郝义军笑道：“或许是年龄大了，就开始多疑，怀疑一切死亡背后的真实原因。不过这也许就是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吸毒过量猝死，反正你先作为情况掌握就行了。”

“师父，你不仅是年龄大了多疑，还爱啰唆了。”

郝义军捶了陆冰心一拳：“我还是开始休假吧，你继续奋战，行动中也不要太拼，要注意保护自己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唔，就这些。”

“像是在交代后事。”陆冰心打趣道，但发现郝义军的脸色平静中有些哀伤，他知道这个玩笑有点儿过了。

两人静默几秒钟，郝义军宣布：“我走了。公休假不能浪费。”

“记得给我带些好吃的，羊肉牛肉什么的，我是肉食动物。”郝义军已经大步离开，陆冰心只得冲着他的背影喊道。

郝义军离开后的日子波澜不惊，龚建和聂风远都在忙自己案件的侦查，只有开展抓捕行动时，大家才会聚在一起。

陆冰心手里在办的是一个扒窃团伙，团伙的组织架构已经掌握，犯罪证据已经搜集完，正准备收网。没想到龚建却提溜个黄发少年扔进了审讯室。陆冰心也跟进审讯室，旁听了五分钟，心下便明白：少年声称要请他的初中同班女孩到KTV唱歌，女孩听了男孩的话，跟着他到了KTV，却被软禁起来，还要穿暴露的衣服陪客人唱歌，女孩不愿意，耗了两天，男孩就把女孩给强奸了。

少年十五岁，已达到强奸犯罪的刑事处罚年龄。龚建记完第一遍材料，强迫女孩陪唱的原因也明晰起来：KTV的老板王姐承诺少年带一个女孩来陪唱会给五百元好处费。

龚建请陆冰心替他跑一趟KTV找一下这个叫作王姐的人。

大厅人来人往，粉黛公主穿行其中，衣着暴露，袒胸露乳。一个小哥笑迎上来：“老板，来玩吗？”

陆冰心嘿嘿一笑，亮出警官证：“带我去找你们的王姐。”

小哥脸色一凛。